

她與牠

透過氣窗往浴室內看進去的時候，我突然記起，以前我很怕洗澡時有人透過氣窗偷窺我。沒想到如今我深負重任，需要站崗在這個位置瞪著氣窗隱藏氣息，以免怪物發現我站在那裡看牠，過於羞赧（或憤怒），就發狂拿我爸的刮鬍刀結束自己的生命。

更正，那不是個人，那是個怪物，這個怪物剛好住在我媽的身體裡，而且大概寄居了快兩年。

當大家都在努力讓這個外表是我媽，但其實是個怪物的生物活下去時，我卻無法阻止自己去想像沒了這個怪物後的我們生活的樣子。我們的生活就算沒有比現在好，也不會再更糟了。畢竟一年多來，誰都不知道我媽還能不能回來；誰都不知道她還能不能像以前一樣唱歌、或是在呼喚我們的時候，在我們的名字前面加上『吻仔』二字以示親密；誰都不知道她還會不會為她公司裡的外籍勞工據理力爭；誰都不知道她還會不會因為我們丟了她一直說要讀的英文小說而臭罵我們。

可是我知道，我知道她不會。我在她喪失所有活下去的希望的第二個月就放棄等她回來。我沒有告訴其他家庭成員我已經放棄了。我更少回家。因為回家會看見那頭怪獸躺在床上或沙發上，動也不動。頭一個月我還嘗試跟那怪獸說話，試圖激勵牠，讓牠活得更像人一點。可是牠完全不想，牠什麼也不吃，牠說就讓牠餓死，反正牠也起不來。起初我還以為牠夠愛我們，會願意為了我們維持基本生理機能。

可當我稍微口氣重了點問牠：「妳為什麼不為了我們活下去呢？」

牠回答：「我沒有用了，我只能在這裡爛掉。你們顧好自己就好。」然後牠呻吟，牠流淚。我差點就要先了結牠，然後了結我自己。我把眼淚往身體裡逼，既憤怒又不解。

第二個月我就放棄了，那還是說得委婉了一點，畢竟在外讀書，一個月本就沒能回家多少次。與那頭寄居在我母親身體裡的怪獸見了幾面之後，我就放棄等我母親回來。

妹妹們覺得我很冷血。

「妳為什麼老是要對媽媽生氣？她的情況已經很糟了。」

「就是啊！而且她生病之後，妳竟然就開始不回家。妳原本就已經很少回家了，妳這樣真的很不孝。」

哎喲！身為長女，最怕的就是被人家說不孝，尤其說的人還是妳原本以為最了解妳的人、全天下妳最愛的人。

「回家也只是吵架，然後讓牠病情更惡化而已。妳沒發現只有我會讓牠落淚、讓牠心情變差嗎？」

「妳要學會控制自己啊！她是一個病人，妳為什麼老是要戳她的痛點呢？」

「牠現在不管遇到什麼都是痛點。人家說憂鬱症是不定時炸彈，我看牠是全身佈滿地雷。」我嘶聲對妹妹吼叫。我知道要怎麼跟人相處，但我不知道要怎麼跟獸相處。何況是只一心求死的獸？

二月，農曆新年前一周。父親打電話來，聲音疲憊到我幾乎能看見他憔悴的模樣。「妳能提早回來嗎？能多早就多早。妳媽出事了。」

怪物已經一個多月沒洗澡了。牠說牠不需要洗澡也不需要爸爸照顧牠。牠說我們可以把牠扔到街上，讓牠當街友。我聽到這裡，馬上笑了起來。

「街友？當街友怎麼了？當街友還比較有生命力吧？」我一說出來馬上就後悔了，怕傷到了牠，又得被爸爸妹妹罵。

「有分泌物不會不舒服嗎？」我問。

「不會，我已經爛掉了，就讓我爛掉吧。我的子宮也爛掉了。我的經血是黑色的，我已經從裡到外都爛掉了。」

原來牠是一個，沒有生殖能力的、從裡到外都爛掉、一心求死的怪物。哇！我不在家的這些日子，牠到底還是進化了。

「牠需要看醫生。你當初為什麼要讓牠停藥？」我質問爸爸。

「她說她會頭痛、恍神，覺得藥吃太重。」

「停多久了？」

「有半年了。」

「這樣不行。你打給我前有帶牠去看過醫生了嗎？」

「有。」

「然後醫生說要馬上住院？」

「對。」

「那天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問。

原來那天父親想要拖牠去洗澡，兩人拉拉扯扯在樓梯間。大伯母早不來晚不來跑來我們家拜年，看見母親發狂的樣子，一急想幫忙。這聽起來好像也不是什麼嚴重的事。但對這只獸來說可是非常嚴重了。其一，牠並不想讓親人以外的人看見牠的非人模樣。其二，大伯母對憂鬱症完全沒有認識，我可以想像她當時說了哪些完全沒有幫助的話。無非就是『想開點』、『為了妳的孩子要堅強點』之類，以為自己攪和進了什麼八點檔劇情，雖然當下看起來就是個八點檔。

野獸發狂到這個地步，加上大伯母簡直一個世紀爆發。父親乾脆借力使力，澡也不洗了，和大伯母合作拖野獸到身心科。野獸在身心科能說什麼呢？牠瞪著醫生說：「我沒救了。不要救我！讓我死！讓我死！」

大伯母的出現讓野獸覺得丟臉到不行，牠身為一個野獸的事實終於要被所有人知道了嗎？牠毫無作為來、一年多足不出戶事實終於要被世人所知了嗎？

總之，那天父親打電話來之前，野獸嘗試了撞牆撞死自己、拿客廳的尖銳物了斷自己，父親緊抱著牠，小妹戰戰兢兢地做了晚餐，對於方才所發生的一連串事件感到相當害怕。父親還在考慮入院的事，他想起我念過心理系，便趁情況比較緩和的時候打給我。

我在隔天下午返家。返家時野獸在睡覺。起來後我問牠感覺怎麼樣。

「我沒有任何感覺！」牠說。

我忘了怎麼讓牠下樓去洗澡了。大概是父親回來說隔天凌晨要拜天公，全家人都得淨身。總之野獸那天自動自發下去洗了澡。父親說，大概是醫生新開的藥起作用了。

「啊！」父親拍了一下額頭，一臉驚恐。

「怎麼了？」

「我浴室的刮鬍刀沒收！」

妹妹和我如臨大敵，我們躡手躡腳地衝下樓，妹妹喚了一聲「媽」。野獸沒回答。妹妹又緊張地再叫：「媽！媽！」

「幹嘛啦！洗澡啦！」野獸說。

「妳沒聲音啊！」妹妹說。

「在放水啦！」

我跑到浴室後面的氣窗，鬼鬼祟祟地觀察野獸動靜。一面又覺得好笑。明明小時候我是最怕有人從這個氣窗偷看我洗澡的，沒想到如今會為了這種理由偷看人洗澡。

父親無聲地走來，說要準備晚餐。叫我看緊點。小妹從父親的工具箱裡拿出了鐵槌和鐵撬，準備在我一喊的時候破門而入。

我看著野獸慢慢洗著牠的頭髮。半小時過後，我腳痠了才想起來，媽媽洗澡通常都會洗很久，這只獸又那麼久沒洗澡了，大概會更久。

我站在那，很久很久之後，野獸終於出來了。小妹早已放下戒備，收好工具。一切都像沒發生過一樣。野獸走上樓，父親剛好準備好晚餐。我們和野獸相安無事地吃完晚餐。父親讓牠吃藥，野獸睡了。

我們開始準備拜天公。

拿著香的時候，我其實不知道要跟天公說什麼。腦袋裡想起這句話：「天助自助者。」

那只野獸，會不會也被天公放棄了呢？

我看著父親的背影，覺得他變矮許多。他到底為什麼要跟那只獸結婚？從結婚之後，她的憂鬱症已經爆發過三次，而這次最為嚴重。他為什麼不跑呢？

妹妹們都在祈求。

如果在人間，對那只野獸來說真的很痛苦；如果有我們，對那只野獸來說真的很痛苦；如果那只野獸真的根本不屑一顧我們的存在、如果那只野獸後悔生下我們、如果那只野獸一點都不想要這段太早的婚姻、如果牠非常非常後悔牠人生走到現在為止的所有決定。我還要逼牠嗎？

我只想成全。我不想祈求。我最後也沒有祈求。

我拿著香，跟天公介紹了一下自己。然後我說：「請給她，對她最好的結果。」

原來我不是放棄母親。我只是不想要她再傷心難過了。

野獸昏睡了兩天。第三天早晨，我們很驚訝地發現，母親回來了。她甚至起了個大早準備早餐。

野獸暫時走了。她在過年的最後幾日甚至提說要全家一起去爬那座以前每年過年都會去爬的山。爸爸背對她聽見這個要求，臉上藏不住欣喜，卻還是努力控制自己的聲音，「好啊！明天天氣應該不錯。」

妹妹們把自己的所有私人約會都取消了。接下來的幾個月，我們一有空就回家陪她。每次連假，都會有家庭旅行。

當然，她的藥沒有停。醫生也很驚訝她病情的好轉。

只有我知道，這頭野獸隨時都在伺機而動。

我等著牠。我等著再次成全牠。我等著牠每一次的選擇。希望她不會再讓我失望。